

現代文學叢刊

泰戈爾小品精選

泰戈爾著

巴宙譯

中華書局印行

834.9

L331

巴宙選譯

泰戈爾小品精選

悲鴻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現代文學
泰戈爾小品精選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Dr. Rabindranath Tagore

譯者

巴 宙

發行人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顧 樹 森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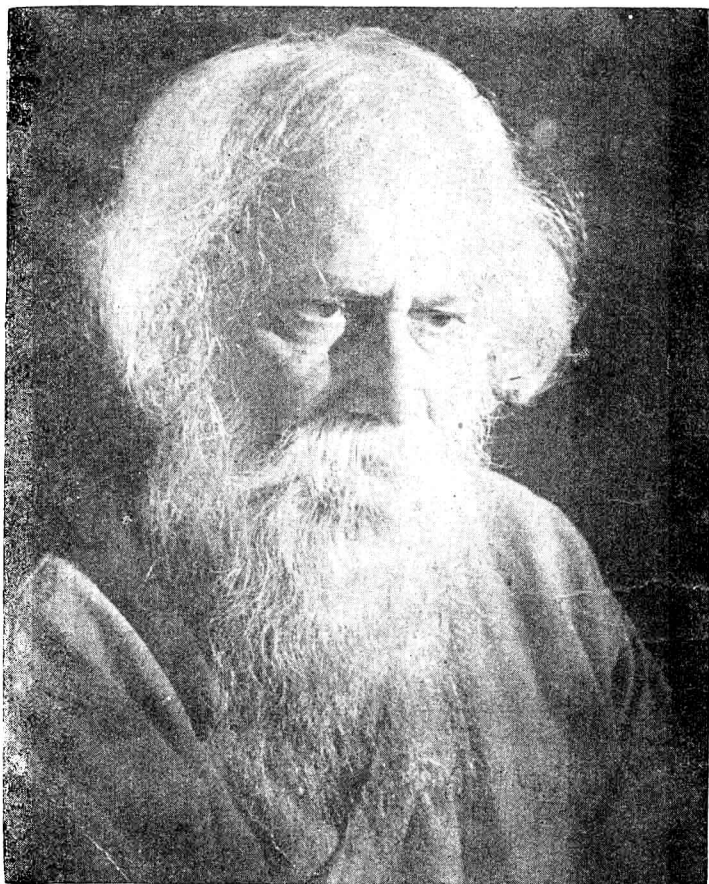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我們在人生的歷程中鑄成大錯與
誤會，同時，真理就是從那些漏
洞中照射出來。』

——泰戈爾



詩哲泰戈爾翁像

譯者序

梵文名辭 Mahāvagga 與 Cullavagga 可以常在佛典中發現到，前者意爲「小品」，後者則爲「小品」揆其原始的用法，是凡較長或較重要的經品則稱之爲小品，其較短或較次要的則爲小品。但後來或者是爲了稱呼上便利的緣故，一部書也有稱之爲小品或小品的。觀於巴利文律藏中毘度部 (Khandhakas) 的大品 (Mahāvagga) 與小品 (Cullavagga) 就可以知道。

本書書名「泰戈爾小品精選」中的「小品」卽有 Cullavagga 之意。換言之，小品者非小品之謂。至於性質，英語常稱這類的作品爲短篇小說或故事 (Short Stories)。但個人覺得這樣稱呼好像有一點兒不大合式，所以試以「小品」代之。如果讀者們欲以明末小品來比量本書中的小品亦無不可，其實，它們在精神上是有默契的。但當讀者們讀到本小品選中的小品——較長的短篇——時，請切勿責罵譯者是在賣野人頭。

本書中的各篇大都是關於印度的社會、宗教、人情、心理、風俗、習慣，以及泰翁思想等等的寫

照若人們對印度的一切還不十分瞭解的話，那末，本書可以給他們一幅粗疎的影繪。

說到印度的社會與宗教等等，有些事情真是不會令人置信。但那是幾千年來歷史的傳承，非一朝一夕所能改革。大家知道印度階級制度的苛殘，一個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在母胎中就被內定的。如果他父親是奴隸階級，那末他會毫無疑義地一生下來就是奴隸了。那是何等悲慘的命運！同時，爲了這種制度，在他們的社交上自然而然地發生着許多障礙和不平等的事件：如一般不可接觸的人（The Untouchables）不許到公共的水井裏去吸水，以爲有玷污它的清潔；不許到公共的街市、寺宇去參觀，以爲有侮辱該處所的尊嚴。等而次之，是非婆羅門階級的人不能摩觸婆羅門的食品，若然，則該婆羅門會將那毫未吃過的食物全部拋棄而情願餓肚。至於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不能同餐共食，那更是天經地義，無怪乎碎縵中的哈哩莫漢父子一聽到賈憂莫漢將宴請他的回教徒芳隣們，要悻悻然現於詞色了。信徒中亦曾提到因那位信徒吃了作者剩餘的飯而使得他驚詫不置無疑地，這是對那幾千年來不良社會制度的一種反響。因爲作者及其父親皆是印度的宗教改革家呢。

舅母與夜，是兩幅恰恰相反的圖畫。一位瀕死的青年，用其酸辛動人的語調，以爲其妻是真

心誠意的對待他，但結果竟成幻夢。人們或者會斥責瑪琍，但多鐸先生的虛偽也是同樣地可憎。人生本是一套悲喜劇，觀眾們或演員們不應當把它看得太認真，謹防上當！

泰翁的人道主義及歸返自然的思想隨時都流露於他的詩歌、小說、戲劇及散文的字裏行間。本書中的歸去、賣果人、郵政局長、編輯等四篇，尤可說是這方面最好的插圖。普通一般人爲了我執（Ego）太重，受社會桎梏的影響太深，遂積習難返，終至於不能自拔。若人們能將他的自由、博愛和平、簡樸、無階級、宗教、種族的歧視，及世界大同的旨趣多加留意，則我人之狂惑淆亂的世界，會有成爲人間樂土的一日。

自由頗具有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筆勢，而令人捉摸不定。作者在描寫上，可說是別有興致。而個人更確信的是那位沒落世家——卡依那先生的寒酸氣必定會使得讀者感覺興趣的。讀者若欲讀泰翁的英譯小品，則請參讀下列四書：

- (1) Hungry Stones and Other Stories, 1916.
- (2) Mashi and Other Stories, 1918.
- (3) Stories from Tagore, 1918.

(4) The Broken Ties, 1924.

本書的十分之六七是去年（一九四〇）在阿爾摩拉（Almora）山上避暑時譯的。所餘則是歸國大後譯的。自開始工作迄寄稿付印時止，前後約費時一年。然我對這方面實際的工作時間，還多半是在假期裏。

譯文或許有未當的地方，若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則深所歡迎。

此地，我得向譚雲山、徐悲鴻兩教授致深深謝忱。因為除了他們的鼓勵和助力外，兩位教授還曾爲我校讀過全部譯稿。

巴宙 一九四一·四月於印度國大

泰戈爾小品精選目錄

目

錄

一	歸去	一
二	賣果人	一二
三	拉羊覺爾的老爺們	二五
四	信徒	四〇
五	編輯	五九
六	夜	六七
七	郵政局長	八二
八	舅母	九一
九	自由	一一六
一〇	碎纒	一二二

泰戈爾小品精選

歸去

拔諦克·洽克爾勿爾諦是村上小孩子們的領袖，他腦子裏忽然想出了一個怪玩意兒來。在河邊的泥灘上放着有一根笨重的木材等候製成桅竿。他決意要大家一同努力把那根木材從那原有的地位滾轉到別的地方去。這木材的主人會發怒和驚訝，那末，他們對於這個玩笑會感到快活。每個人都贊成了這提議，那算是全體通過了。

當這玩笑快要開始的時候，拔諦克的弟弟馬堪搖搖擺擺地走了來，一聲也不響地，當他們的面坐在那根木材上。暫時間，那些孩子們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個孩子羞怯地推了他，告訴他要他起來；但他還是毫不以為意的坐在那兒。他看來像一位青年哲學家默想着遊戲的無益。拔諦克是非常忿怒，叫道：『馬堪，假使你不馬上起來的話，我就要揍你！』

馬堪只是轉到了一個更舒適的地位。

如果拔諦克要在大眾中保持着他的威信，那末，很明顯地，他得實現他的恫嚇。但他的勇氣消失在最後一剎那。可是他那豐富的腦子忽然想出了一條新奇的詭計，那既可以使得他的弟弟垂頭喪氣，同時可給與他的黨徒們以附帶的娛樂。於是他下了命令叫把木材與馬堪一同滾轉。馬堪聽到這命令後，以堅持到底爲光榮，所以他偏偏不走。但他忽略了現實，像那些在塵事中沾名釣譽的人，不知那兒有着危險。

孩子們遂開始用他們的全力推動那木材，且高呼道：「一，二，三，走！」在「走」字上，那木材是滾轉了，同時馬堪的哲學，光榮，及其他一切也完了。

所有其他的孩子皆不亦樂乎地高聲歡呼，但拔諦克稍微有一點兒驚駭。他知道什麼事情是會發生，而千真萬確的是馬堪從地上起來後，盲目得像命運之神，尖叫，則像復讎之女神。他衝到拔諦克的跟前，抓破了他的臉，打了他，踢了他，遂哭着回家去。這第一幕戲算是告終了。

拔諦克揩了自己的臉，坐在河岸上一隻破船的邊緣，啣了一片草葉在口裏咀嚼着。一隻船到了渡頭，一位有着白髮和黑鬚的中年人登了岸。他看見那孩子坐在那兒無所事事，遂問了他何處是那姓洽克爾勿爾諦的家。拔諦克只顧咀嚼他的草葉，說道：『就在那邊。』但要知道他究

竟是指的什麼地方，那真是不可能。這客人再問了他，他只把他的脚在那破船的邊緣上搖來擺去的說道：『去找尋出來吧，』再繼續地咀嚼他的草葉。

現在一位傭人從家裏來到了那兒，告訴拔諦克說他的母親要他去。但拔諦克只是坐着不動。可是在這個時機，傭人是主人了。他粗俚粗氣地將他挾着走，而他只得無可奈何地踢蹴着，掙扎着。

當拔諦克回到家裏，他的母親見了他，怒喝道：『哼，你又打了馬堪？』

拔諦克氣憤憤的回答道：『沒有，我並沒有打他；誰告訴你的？』

他的母親高聲叫道：『不要扯謊！你打了他。』

拔諦克匆遽地說道：『我告訴你，我不曾打他，你問馬堪好了！』但馬堪以爲最好還是堅持前言，他說道：『是的，媽媽，拔諦克打了我。』

拔諦克的忍耐力早就完了，他不能忍受這種不公道的事。他衝到馬堪的跟前，餉他以老拳並叫道：『打扯謊的！打扯謊的！打……謊的！』

他的母親趕快救護馬堪，將拔諦克揪開，並用伊自己的手打他。當拔諦克把伊推在一邊的

時候，伊叫道：『了得！你這小鬼，打起了你自己的母親來了嗎？』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頃，那位白髮客人到了那兒。他詢問了那是怎麼樣一回事。這時候拔諦克現出很羞慚的樣子。

當他的母親稍稍退來看伊的客人時，伊忽轉怒爲喜。因爲伊認得他是伊的哥哥，喚道：『哦，哥哥，你老從那兒來的？』

伊說過這句話後，即俯身向他禮拜並摩了他的腳〔註〕。

伊的哥哥於伊婚後不久即出外在孟買貿易。當他妹夫去世的時候，他正在孟買。而必香不爾，現在從孟買回到了加爾各答，馬上探詢了他的妹妹。當他知道了他妹妹的處所以後，遂即忙來看她。

以後的幾天，大家都非常快樂，伊的哥哥詢及了這兩個孩子的教育，他的妹妹告訴他說拔諦克永遠是一個討厭的東西，他很懶，不服從，性又野；而馬堪，像金子一樣的好，羊一般的馴服，又喜歡讀書。必香不爾好意的願從他妹妹的手裏把拔諦克領過來，將他和他的孩子們一道在加爾各答受教育。這無夫的母親立即滿口答應了。當拔諦克的舅父問他是否願意與他一同到加

爾各答去時，他真快樂得上天，說道：『哦，是，是，舅舅！』在某種意義上，那可以很明顯地表示出他是怎樣的一個意思。

能將拔諦克送出去，對於這母親是一件很大的慰藉。伊懷有成見反對這孩子，但在他們兄弟間還不曾喪失和愛。伊每天都恐懼着他會有一天將馬堪淹死在河裏，或打架打破他的頭，或者使他受危險並及其他等等。同時，伊看到拔諦克向外跑的心是那樣地急切，伊很有一點兒難過。

當一切都決定了後，拔諦克於每分鐘內都問着他的舅父什麼時候可以動身。他整天興奮着像是在針尖芒刺上，晚上多是睜着眼睡。他把他的釣竿，大紙鳶和大理石永遠贈送給馬堪的。確，在他的臨別，他對於馬堪的慷慨是沒有止境的。

當他們到了加爾各答後，拔諦克是第一次與他的舅母相見。伊對於這不必要的附庸添入伊的家庭，並不見得是十分高興。伊覺得不必再添任何人，她自己的三個小孩子已經毀招架了；而再去帶一個鄉裏的十四歲的孩子來在他們的中間，真個使得天翻地覆。當必香不爾作這種不小心的事以前，他應當三思才對。

人間世最討厭者莫過於一十四歲的孩子。他既非妝飾品，也沒有什麼用處。想要對他表示寵愛像很小的孩子一樣，那完全不可能，而他常常是東撞西突。如果他說話用小孩子呀呀的語調，那他是叫做黃髮兒；但他若用成人的口調回答，那他又叫做傲慢不遜。其實，無論他說什麼話都會引人生氣。他在這上長時期，是不會爲人喜愛的。他不顧一切想趕快地變成大人；他的聲音變得嘶啞和顫抖，他的臉長成角形和難看。原諒初期童年的過失，並不算一回事，但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要忍受那不可避免的錯誤，真有點兒要命。這孩子的自覺心變得來非常靈敏。當他和長輩們談話，不是過於無禮冒失，即是現出過分自慚形穢的樣子。

同時，就是在這時候，一個小孩子心靈的深處非常渴望着器重和慈愛；他會變成任何人忠實的奴隸，只要有人對他表示好感。但，沒有人敢彰明較著地說喜歡他。因爲那是被認爲不適宜的放縱，對於這孩子是很不好。所以，那些責罵與申斥，他變得來像沒有主人的野狗一樣。

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唯一的天堂是他自己的家。與不熟識的人住在一間生疎的屋子裏，那真有點兒受罪。同時，最高的祝福是接受女人們的顧盼，而不是去接受她們的白眼！

拔諦克非常痛心來在他舅母家裏做個不被歡迎的客人，逐處被這位年長的媽媽斥責和